

东庄西苑

怀揣故乡上路

秦晋是邻省,一条黄河隔着,仿佛就是两个世界,一个划在西部,一个划在东部。但我和梦野同在北方,生命的故乡,同在一个广袤的黄土高原。

我也他曾阔别故乡,在鲁迅文学院,有过高研班的共同时光。尘世里形形色色的诱惑,没有比“同学”更能叫人觉得友情深厚。

在梦野的心中,故乡就是一个人,有外貌、思想、精神,是一个鲜活的甚至是灵幻的形象。他出过一本诗集,叫《矮下去的村庄》,有挽歌的性质,感知他的隐忧。但他深爱的故乡,会奇迹般地在他身体上走,似一阵风、一场雨、一夜雪,或一粒粒沾着粗犷汗味的黄尘。

一首叫《乡村的露》,极具表现力,让人想到秋天的意象,道出了梦野心灵的印迹:“在城市寄居/每天啃着楼群夹缝中可怕的时光/怀念乡村的露/老感觉有种湿湿的东西缠着/疼时我也不敢弯下腰来”。从乡村到城市,缘于梦野文学梦想的牵引,境遇的变化,他想为柔弱的身体,披一层坚硬的外壳。

故乡就是梦野的神药,能医治他的疼痛,有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魔力。怀揣故乡上路,这故乡就是养育他的上乔庄村,就是栏杆堡,就是神木,推而广之,就是整个陕北。

梦野有一部代表性的诗集,叫《在北京醒来》。这个“醒”字是有深意的,况且在神木醒来和在北京醒来,是有本质区别的。“在北京醒来/农时就不见了”。他急迫地期许再能“安睡”,进入“农时”之中,就意味着进入节令、生命的韵律,才能和农民、农村、农业合拍,才能和燕舞、蛙歌、蝉鸣合拍。

我不敢说梦野是误入城市的。他本身是没有政治热情的,但内心里,只想作为一个“过客”,作为一个亲历者、见证者、抨击者,在这个变味的世界里,提升他的思想含量和精神高度。我看重他的一组诗,叫《水在河床停下来》,前两节像进入剧情,近景:“车瞪着眼睛/在时间上寻找出口。”远景:“建国门内大街 复兴门外大街 安定门东大街/一方地图/三个点/将北京/一下就罩住。”接下来的这节,融入

梦野的生命体验,可以称为高潮,他是代言人。他的困境,就是时代的困境。“水在河床停下来/我一次次在车上/多么像车/像洪水远去 浅滩里的水/无法流动的水”。

社会病象大增的今天,“突围”就是一个奢侈的词,谈不上什么“给力”。在北京租房,不再想困守。“我不懂医学/就像我看不见暴出的青筋/却无法看见/血流的方向”《十月》上有他一组诗,挺醒目的,叫《和北京相遇》,其中有一首,叫《让我在生生活中一点点还原》。大概是以隐喻的手法,进入剧中,大幕落下,真正能还原他的,也只有养育他的故乡,也只有积满灰尘的时光。“等我老了走了 枕着黄土长眠/一只只蚯蚓/会穿越我的身体 将活过的时光/一点点/从地面翻出”。

梦野的故乡,真像他说的“矮下去”了。城市化进程加快,村庄大都会无精打采。他陷入“两难”,在沉沦的乡村,深含着他的抱憾。

在这方面,有一首诗能为梦野“扬名”,叫《城里买回一把锁》,是组诗《矮

下去的村庄》中的一首,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时,排在栏目的头条。诗人韩作荣对这首诗极为称道,说这是由此及彼、由小见大的总体把握的写法,文字的背后有着诸多的内涵,是以少许胜多许的诗行。

这个“锁”,真令人揪心,和乡亲们的血脉、基因、土地,扯上了关系。“离乡的人 将村庄 山野 农时 一点点掏空”。或许是时代使然,或许是命途多艰,这种疼痛感,有一种很悲怆的意味。结句就更有打击力,万家团圆的除夕夜,心灵的修补竟是这样:“总不忘祈愿/乡亲们给无人的院落/贴上一副副对联/感觉和他们 共度新年。”评论家施战军语出惊人:“梦野有了相对经典的这首诗,说真的,其他很多诗就可以不写了。”

怀揣故乡上路,梦野更会提速的,属于他的一个关键词,叫“抵达”。“不要从我的体内取出燕子/不然我就回不了故乡/回不到春天”。抵达花开春暖,抵达季节之外。

怀揣故乡的梦野上路了,一片田野打开四季画卷,锦绣无边。

□葛水平

我思我写

破碎与游离

几年前,在某个创作研讨会上,谈到我的创作时,我说出了两个词:“破碎”和“游离”。这是我对当下文学现状的理解,也是对自己创作思想的总结。

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“破碎感”的。在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,人们每天面对炫目的场景,面对科学技术的加速进步,他们的视野也变得纷繁复杂。一瞬间,我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,我们只能面对这种破碎。

我们的个体精神是破碎的。在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,我们耳边充斥着喧嚣。这种喧嚣不可阻挡,令我们惶惑而恐惧。我们可以倾听外部世界杂

乱而狂响的喧扰,却无法听到自己片刻的心跳。

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比之传统社会,更讲究个人独立、个体之间的功能性结合。这种有效率的社会结构,推动社会走向富裕、发达,但是却失去了传统社会里边那种非功利的悠闲与情谊。在现代社会“人情”是可以用利益评估的,但是在传统社会,人情就是人情,其精神的意义大过现实的功利。

因为如此,现代社会里,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,变成了“小小的个人的声音”(多丽丝·莱辛语)。这小小个人的声音,与历史的宏大并不协调,它往往是一种不和谐的声响。这种不和谐,意味着“破碎”。

作为一个作家,在这样一个时代保持一点“小小的个人的声音”,对我来说,最好的境况是“破碎”。破碎状态意味着我不会去在意宏大叙事,意味着我将更关心我们小小个体的存在状态和价值,也意味着我更愿意做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琐碎写作者。

今天的时代,“全球化”意味着追求物质的繁荣、科技的发展、社会的紧密统一。现代化的生产线上,是不允许走神、不允许步调不一致的,但是,文学从来都不可能做到与现实或者所谓时代配合完全默契。相反,文学是站在人文精神的立场,尽到拷问时代和纠偏现实的责任——因此,“游离”是文学在现代社会必然的命

运,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,文学不能充当技术和金钱的仆佣,而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。在我的心目中,我更愿意做一个古典时代的游吟诗人,他们抱着自己的琴,走遍大地,走过一个吹风的早晨,走过一片覆盖白霜的原野。

话语垄断必然令更多的作家游离于主流之外,这些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作家会像那些走在大地上的游吟诗人一样,发出他们小小的个人的声音,这种声音可能是非主流的,也可能是不和谐的,但这种小小的个人的声音,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保留的,是文学最正常的形态,也是文学对现实的历史性抗衡。

我相信写作的孤独

□丁小村

每当写完一篇小说时我会忽然孤独。和我的心灵对话、在我的小说中驰骋的人物似乎离我远去,尽管我还会细细地审视他们,但充满激情的融洽还是疏淡了。我是多么想和我的主人公拥抱,和他们休戚相共,永不分离。然而,不可能,写作者永远有自己的下一个目标,有另一批主人公在等待着他们。从这一点来说写作者是见异思迁的,他要去观照他(她)的另一个“情人”。也许这就是作家的使命,写作者的目标永远不会停止,永远把自己逼在一条孤独向前的路上,这种见异思迁是应该被原谅的。我们常说到底作家的创造力,作家必须走近另一个等待他的人群,和他们对话,和他们谋划着怎样生活,怎样安排自己的

柴米油盐,去了解他们的世态人情,用炽热的情怀、滚烫的语言、流畅的叙述、独特的视角、浓厚的氛围去铺排另一批人的人生和生活走向。作家永远在旅行的途中,他们疲于奔命而又乐此不疲,充满激情,经历着一次次和主人公告别的孤独。

其实,一个作者的真正孤独并不在这里,真正的孤独应该在奔波之前或者奔波的途中,在他对生活的深层思考、对创造的煎熬之中。因为他要创造一个独立的环境,一个特立独行的主人公,一个能渗透到人性深处的命题,而且又要把这些融入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中。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,作家简直要搅尽脑汁、苦心孤诣,而且必须在每一场拼搏中竭尽全力。作家,永远都是一个带着企望的人,带

着对自己作品的企望、对创造的场景和主人公的企望,甚至对读者的企望。

一个真正追求灵魂和精神写作的人不追求市场,那他的孤独就更深。这种拒绝是一种代价,作家在这个社会中会失去很多支持,他的坚守往往充满了艰辛。追求常态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理想,然而,作家最后拒绝了诱惑,抚平了汹涌而上的痛苦,他不会毁掉自己的坚守。作家的内心是高远的,这种高远使他回到平静之中。优秀的作品往往就诞生在孤独之中,多年以后当他再回眸自己的创造,他的内心是多么幸福。

伴随孤独的还有写作的疼痛、禅悟的疼痛、生活的疼痛、写作之前之中之后的疼痛。一个内心没有疼痛的人不会产生创作的激情,不会激起内心

的波澜,不会产生更深的思考。一个不把自己的心放进创作中的作者写不出带有激情和温度的作品,而疼痛和温度来自作家灵魂的深处。我不相信游离于激情、内心之外的创作,疼痛来自一个作家的良知,来自他对生活对创作的思考。这种疼痛使他思考生活、思考人生更思考人性。我始终认为生活、人生、人性是创作的三个层次,而每一个层次都带着作家的痛。疼痛,避免了一个作家的浅薄。

一个疼痛的人怎么会不孤独?至少我知道,我写作是因为我还有孤独。当我爱不释手地爱上一篇或读完一篇小说时,我首先相信这个作家是一个内心有疼痛的人,是一个常常孤独的作家,我体验到了小说的温度。疼痛和孤独成就了作家和作品的深度。

书海一瓢

鲜活的乡村

□安 庆

青年作家叶炜新作《后土》问世,背后竟深藏着他10年的面壁之功,闻后令人不禁感慨,一个青年作家能够如此淡定、执著,满怀认真地去对待生活、文学,难能可贵。何况这只是他的山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,据悉第三部目前正在创作中,依然是慢慢地写,沉静地写,尽管笔下那众多的人物和故事都那样令人心潮澎湃、神情亢奋,急切地呼之欲出。

《后土》的创作是成功的,其中最重要一点,是与山乡三部曲的第一部《富矿》一样,作家依然承接着对社会、对改革、对农村的密切关注与不懈探索,归纳起来,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的关注。一是小说仍延续着作者对于农民的一贯关注。关注他们的疾苦、不幸、焦虑,作品敢于直面社会变革中的农村现实状况,勇于探索,敢于担当。同时也关注着他们的向往与追求。如作

者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锐,写出了其中的新情况新变化。如当下农村里信教的人越来越多,不少以前信奉土地爷的农民转为信奉起了“主”。再如农村空巢现象带来的留守儿童、儿童心理与精神缺失等诸多问题,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三是对于新时期改革中的农村发展状况及焦点难点问题的关注。如何解决一系列的新矛盾,如动机与效果的矛盾、改革与利益的矛盾、资源与分配的矛盾等,都是十分现实、十分急切的问题。如曹东风想为村里做好事,让大人们入股砖厂,但烧砖又要挖土占用耕地,以致引起村民的不满和责难。写出了当前农村深化改革与发展所难以回避的诸多问题。

《后土》是一部很有看头的小说,其中的人物鲜活生动,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更是各具特色。主人公之一的曹东风有思想、有抱负,更不乏能力与智慧,算得上是麻村里的能人,在经历着历史性巨变的农村第一线,他最先感觉到时代的变迁,也最先敏锐地抓住致富的机遇,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农民。但他并不满足于此,他心中的人生舞台要比眼前所获得的利益更宽阔、更高远。他既想在新农村建设中下大力气做些实事好事,造福一方父老,赢得一个好名声,同时他又无法挣脱时刻隐埋在心中的作为一个外乡人的自卑与怯懦。他时刻在寻找时

机,想一展身手,为自己在村中争出脸面和地位。所以,他紧紧拉住村里的大姓人家中最有人缘的刘青松,几乎是半强迫半乞求地与刘青松拜了把兄弟,以求得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但关键时刻,为了确保书记的职务不落入刘青松的手中,又在背后玩起了揭发刘青松违背政策超生超育的把戏。能力的优越与性格的残缺同在,人格复杂但并不离奇,写出了令人信服的人物心灵的矛盾与变化。

对另一个重要人物王远的刻画也是如此。作为权倾一时的村党支书书记王远,从心里很不喜欢做教师的刘秋明,但他态度坚决地制止他的两个儿子对刘秋明的侵犯和攻击,并用事实“教育”两个儿子,说清楚刘秋明为什么不能惹,分析得头头是道,其心计之密、用意之险昭然若揭。遭遇水灾后,王远既想利用国家补贴把自家的房子盖起来,但又不直说,而是想尽办法诱导别人说出来,自己再半推半就地坐享其成,都是写得精彩之处。这些成功刻画固然有作家的认真与技巧隐含其中,但对人物的长期观察与思考,才是刻画人物成功的重要前提与关键。

除此之外,《后土》的写作特点还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。如小说采用了农历节气作为篇目,而且从惊蛰写回到惊蛰,给人一种完整叙述的感觉,同时也给人一种世事轮转、人生轮回之感。

整部书的字里行间透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。那些风俗与民俗上的说道,讲究都被描摹得有声有色,如移坟、立碑、翠香嫁給王傻子的“回头”,以及过节的习俗等,都写得十分诱人。较之前一部《富矿》,《后土》在语言的运用上明显更加精练、纯熟起来,小说的味道也显得愈加浓重。这种提升说明作者在小说文体的把握上更趋于轻松自如。

书中精彩的细节亦不应错过。如写麻庄妇女的骂街:“在麻庄,打架的事并不常有。常有的是妇女骂街。苏北鲁南的农村妇女最擅长这个……骂到酣处,跳着高骂,跺着脚骂,直到骂得昏天黑地,骂得口干舌燥,才肯罢休。最为厉害的是把嗓子都骂哑了,还在那里挥舞着胳膊比划呢。”已经骂不出声了,胳膊依然在比划着帮着她骂街,逼真的形象,仿佛是将人物推在了我们面前,让人看后不禁哑然失笑。

叶炜在农村长大,进城多年,但心仍扎在农村,写作的根也一直扎在农村。他在鲁南苏北那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饱含深厚情感,用心去体悟,用笔去再现当下那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与曲折发展,是叶炜不变的追求,也是他的执著所在。因为这种执著,他笔下的乡村才鲜活,故事才耐看,人物的生命力才旺盛。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基础,也是我们对他热切期待的最好理由。

□成曾樾

桃李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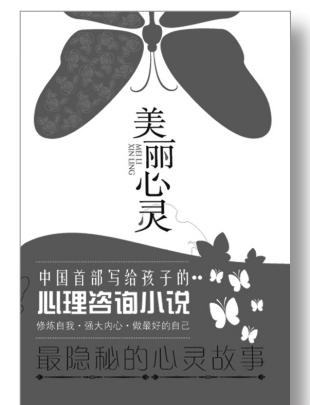
恩克哈达

为蒙古族文联主席,其环保题材叙事诗《盘羊之殇》为其最新创作。该诗讲述了作者的一个梦,梦中世界变得混沌起来,只剩下钢筋水泥,毫无生机,无一丝丝生命的迹象。人类由于禽流感病毒而追杀着鸟类,孤独而凄惨地飞翔,世界已无筑巢之处。经过艰苦的谈判,盘羊同意鸟将巢筑在自己的角中间。鸟儿在盘羊头上的巢中产下了延续生命的两颗蛋,然而盘羊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……故事构思精巧,语言精练,朗朗上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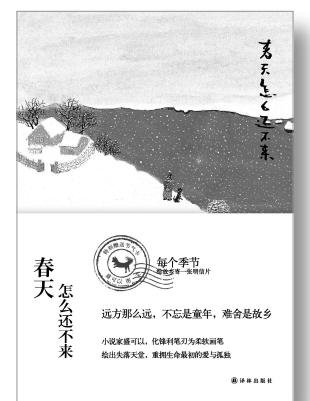
于立极

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,其作品《美丽心灵》不久前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书中,欣兰是一个美丽而别具才情的女中学生。然而妈妈去世后,突如其来的车祸使她双腿致残,肇事司机的逃逸让她稚嫩的心灵雪上加霜。青春破碎,身为心理医生的爸爸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,却对熟知心理咨询的女儿束手无策。在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,一个自杀男生的临别电话改变了欣兰。善良的欣兰在竭力劝导男生的过程中,自我灵魂深处也经历了一场激战,结果他们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,顿悟了生命的意義,决定勇敢迎接命运的挑战。欣兰利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,开办了一条心理咨询热线。



盛可以

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,其散文集《春天怎么还不来》不久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出于偶然,盛可以用画笔画出了身着红衣的女孩和她心爱的小黑狗,骤然间,对童年和故乡的思念汹涌而来,令她无法停笔。画笔将她带回了湖南益阳的湖边小村,她又一次经历了捉蜻蜓、钓青蛙、偷西瓜的嬉戏时光,也更痛心地怜惜如今已经被毁坏的故乡。于是,她创作了这本图文并茂、风格独特的散文集。这本书共包括53篇散文,每一篇都配有她的彩色水墨画,另收入7张单独的画作。这是盛可以首次褪下犀利,以深沉而温暖的爱,重现永不再来的那些至纯、至真的爱与孤独。



张鲁镭

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,其短篇小说集《美丽鞋匠铺》不久前由中广联出版社出版。这本小说集一共收录了21部短篇小说,其中《美丽鞋匠铺》和《家有宝贝》分别获得省市级的文学奖项,多篇小说曾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等刊物。小说主要反映当下百姓的市井生活,小说中有鞋匠铺夫妇、蹬三轮的车夫、服装店的裁缝……他们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,他们无足轻重却又不可或缺,他们吃苦耐劳积极乐观,但也狡黠奸诈满腹心机,《美丽鞋匠铺》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和内心。

